

记者 李静 李岩松

第一次“认识”范雨素,是在2017年。她的文章《我是范雨素》发表,一石激起千层浪。那时,她是一位来自湖北襄阳在北京做育儿嫂的农村妇女。

真正认识范雨素,是2023年乍暖还寒的春天,我们带着她的新书《久别重逢》与她相约北京皮村。

她说:“你们是我出书以后,第一个来北京采访我的记者。这让我很感动。”

采访前,采访提纲不知不觉地敲了几千字,总觉得范雨素是本庞大的“书”,担心漏掉什么细节。采访时,我们抛下文本,走进范雨素的生活,真实地感受真正的范雨素。

我们接她从别墅区下班,换乘公交车回出租屋,到潘家园旧货市场淘书,跟她在皮村看飞机,还在皮村文学小组当了回“同学”。范雨素后来感慨:“咱们现在没有访谈痕迹了,很轻松地聊天,聊真心话。”

面对一夜成名,范雨素急流勇退,主动远离热闹与喧嚣。成名后,她辞掉了育儿嫂工作,上午当钟点工,下午当作家。她曾羡慕那些有机会做选择的女性,她也为自己做着选择——一直生活在北京皮村。这里没人认识她,陌生空间让她有了很多自由,就像她说的:“上午是生存,下午是生活。”

曾经采访过多位热点中的女性,她们都曾被推到大众面前。其中,韩仕梅选择了老家,在农妇、诗人、女儿、妻子、母亲这些身份和标签之间互相斗争,几次挣扎无望,选择接受现实。她被羁绊着,只能在诗里扩张着只属于“韩仕梅”的自由。五十岁自驾出游的苏敏则急切地逃离了生活的网,拥有诗和远方,成为大家探讨的另一种女性的活法。

在范雨素的身上,看不到“走红”后的膨胀,也没有生活带来的焦躁和戾气,反而看到一种平静的力量。那是一种“沙尘暴”也卷不进的平静。这都是她做出的选择。谈起女儿,范雨素说:“我希望她成为独立的女性就好。”

未来是否继续住在皮村,是否出版下一本书,范雨素没有计划,一切都平静地发生着。

范雨素说:“文学是悲剧,是水中月,是镜中花,是张继的夜半钟声,是刘长卿的杳杳钟声,是寺庙里的阵阵木鱼声。”

这些年,范雨素一直在“捞月亮”。琐碎的体力劳动,生活的不如意,从未消磨掉她读书和写作的热情——那是她世界里的月光。

久别重逢,范雨素还是六年前的范雨素。



记者 李静 李岩松

出名带来的机会

范雨素从打工的地方赶来。脚穿高跟鞋,头发盘起,戴着一条红围巾。就像她自己曾形容过的:“我是池莉笔下,戴着托尔斯泰围巾收废品的农民。”

范雨素的《久别重逢》在今年1月正式出版,可以说是姗姗来迟。“拿到这本书时,我很高兴。”范雨素说,“写这本书的过程中,我常有不自信。”她给自己这本书打80分,“得到80分是因为充满想象力,扣掉20分是因为我觉得我文笔不好”。

这本书从2013年开始构思,2014年进入创作,2015年完成初稿。那时的范雨素还是个“素人”,白天做育儿嫂,晚上写小说,甚至没动过出版的念头。她把这本书最终能够出版归根于“出名”。“2017年,我出名了。名声给我带来出版这本书的机会。”

其实在2017年,她曾有过出书的机会。范雨素说:“当时有出版社要稿,还有人提着20万现金找来,但我跟一个编辑已经约好了。我不缺吃饭钱,总觉得人得守信用啊。”

但编辑希望范雨素将小说修改成非虚构,继续写自己的故事,范雨素想写的却是奇幻的,“我觉得我个人那点事已经写完了”。范雨素没有修改,出版变得遥遥无期。直到2021年5月,书稿兜兜转转到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手中,最终出版。

前几天,出版社编辑告诉范雨素,这本书在同类作品中销量算不错的。比起销量,范雨素更关心读者能否读懂自己。她记得有一位阅读推广人这样评价:像汉语版的《百年孤独》,像《城南旧事》加新事,又像余华的《活着》,味道太丰富了。

湖北老乡联系到范雨素,想要签名。他们约在一家拉面馆,弥漫着拉面的味道,谈论着文学话题。老乡对范雨素说:“我很高兴,你一直在好好做自己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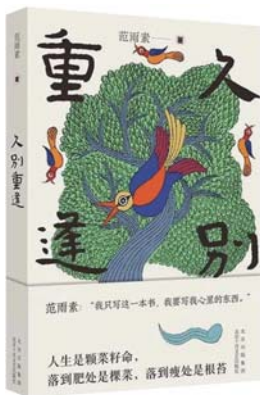
从昙花一现到树根深种

“那篇文章就像昙花一现,这本书更像一棵大树。”范雨素说。

范雨素第一次“出现”,是因为《我是范雨素》一文。“猝不及防,我甚至害怕不可测的事情发生。”范雨素这一次“归来”,是因为《久别重逢》出版。她说:“这次

六年前,在热度最高的时候,范雨素躲了起来。六年后,她带着新作《久别重逢》,平静归来。

2017年,一篇名叫《我是范雨素》的文章刷爆了网络。当年44岁,来自湖北襄阳在北京做育儿嫂的范雨素被卷入流量的“沙尘暴”。她没有被抛起来,生活也没有被重新“装订”,范雨素主动选择退回到原本的生活轨迹。六年来她仍旧住在皮村,打工、写作,“上午是生存,下午是生活”。



《久别重逢》
范雨素 著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很平静。”

范雨素曾把出名比作一场沙尘暴。2017年3月,她花了几个小时写完《我是范雨素》。4月24日,文章在网上引起轰动,媒体、学者、出版社争相追逐,讨论话题此起彼伏。

人们惊讶,一个育儿嫂竟写出“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,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”这样的文字。12岁时,范雨素一人离开湖北老家,流浪三个月回家。小哥哥帮她找了一份民办教师的工作,但日子如白开水一样平淡。20岁的范雨素不能忍受在乡下坐井观天的枯燥日子,来到北京。后来嫁人、被家暴、离婚,她当育儿嫂,独自带两个女儿在北京皮村生活。

范雨素迅速被“看见”,但她大概也是热度降得最快的“网红”。火之后的第二天,她选择销声匿迹。2017年4月28日,皮村文学小组举行范雨素报道媒体说明会。范雨素没出现,她托朋友告诉

大家,她的社交恐惧症转为抑郁症,要去深山古庙里躲起来。

事实并非如此。范雨素没有躲进深山,就躲在皮村不过十平方米的出租屋里。她也没抑郁,“我不社交,但我不恐惧。”范雨素坦称,“我不想通过名声得到什么,我感到生活被打乱了;我也不知道来者是善意还是恶意,如果是恶意的,我心里会不舒服。”

慢热、对人的信任度低,都来源于过去那些经历。范雨素如今回忆过去,再谈起来只淡淡的一句,“那就是人生的一段过程。”

不过一直到现在,范雨素仍然搞不懂为什么会火。“可能在别的路上吃苦太多,在文学的路上反而太容易了,我有点不太相信。”她甚至将这一切归结为“运气”。

上午是生存,下午是生活

一夜成名,并没有改变范雨素的人生轨迹。她仍然租住在北京皮村,打工、看书、写作,做一个“优雅的俗人”。

“原来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电量不足的手机,现在有点自信了。”范雨素过去做育儿嫂,收入高一些,但工作时间长。出名后,赚了稿费,她有了选择的底气,辞去育儿嫂工作,做钟点工。

每天早上,范雨素去挤公交。上午8点半到11点半,她在顺义一个别墅区做保洁。这家人要求不能用拖把擦地,要用抹布,地板要像镜子一样亮。衣服该手洗的手洗,该机洗的机洗。范雨素说:“把自己当成机器人就好了。”下班后,换乘三次公交车,下午一点回到皮村。她习惯了这样的生活,“不觉得多辛苦,也不觉得跟人家的生活有落差”。

如果出名提前20年,范雨素说也许会选择不一样的路。但44岁时才火,尽管有人邀请她做育儿编辑,有人向她约稿,但范雨素都拒绝了,“我只是退到有安全感的生活里”。

这六年,偶有记者采访范雨素,她也参加一些文化活动。“总的来说,风平浪静。”现在她一个月赚3000元钱,交600元房租,给读大学的小女儿生活费,剩下的留给自己日常花销。过去一起打工的人已经在北京买房,范雨素也梦想过买房,现在她不想买了。

读书,是从未被打破的事情。范雨素周末会到潘家园旧货市场淘点书,十元三本。农村妇女、北漂,带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,这些都曾是贴在范雨素身上的标签。

“谁都不愿意让别人可怜,可我身上每一个标签都是让人可怜的对象。”范雨素说,“读书可以疗愈我在现实生活中的伤痕。”

记者问:“现在可以理解为上午是生活,下午是理想吗?”

“我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作家。”范雨素腼腆地笑着,“上午是生存,下午是生活。”

像流星一样划过天空

皮村,是范雨素有安全感的地方,这里让她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。“如果在老家,我不会做育儿嫂和钟点工。当然,也不会出书。”

皮村距机场10公里,每隔几分钟,就有飞机掠过低空。这里是北京东五环外的一个城乡接合部,四处贴着租房信息。出租车司机说,皮村也叫“新手村”。因为房租便宜,除了在本地打工的人,住着很多在市区工作的上班族,他们坐两个小时公交到达市区。这些年皮村发生了不少变化,现在更像一个吃穿住行完备的综合体。

范雨素说:“皮村的环境是熟悉的,像老家。人是陌生的,不用顾虑面子。”在她眼中,北京皮村就是远方。

在皮村,每周一次的文学小组活动仍在继续着。范雨素从2014年9月进入文学小组,已经快十年。她还记得,北京大学教授、皮村文学小组老师张慧瑜曾让大家交一篇作文,范雨素写的是《农民大哥》。这篇作文,成了点燃范雨素写作的“火苗”。

周六晚7时,大学教授开始讲作家孙犁。桌前围坐着的,有范雨素、北漂30年群演、房地产开发商、地摊小贩、地方作协成员、大学生,还有自媒体人。这群看似毫不相干的人聚在一起,在皮村寄托读书的热情,寻找精神的共鸣。群演一周没有开工了,脸上挂着倦怠。他感慨:“上过很多电视节目,也没改变命运,但这么多年一直坚持读书。”

这是一个特殊的课堂,飞机的轰鸣声和店铺的叫卖声,都被隔在了门外。

夜深了,范雨素回到出租屋,灯亮起来。在《久别重逢》面世前,她想,“只写这一本书,我要写我心里的东西。”现在她仍在写,没有计划,随心创作。“我想留下点东西,我希望我的书能够给这个世界降噪,就像写作本身能够疗愈我一样。”

范雨素从不担心被遗忘:“我曾经像流星一样划过天空就行了。”

【记者手记】
在人间『捞月亮』的范雨素